

回返人性

论胡塞尔

对科学合理性的重建

雷德鹏 著



人民出版社

回返人性

论胡塞尔

对科学合理性的重建

雷德鹏 著

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毕于慧
版式设计:李欣欣
责任校对:徐林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返人性:论胡塞尔对科学合理性的重建/雷德鹏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4

ISBN 978-7-01-009803-6

I. ①回… II. ①雷… III. ①胡塞尔,E.(1859~1938)—科学哲学—研究 IV. ①B516.52 ②N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56080 号

回 返 人 性

HUIFAN RENXING

——论胡塞尔对科学合理性的重建

雷德鹏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2.25

字数:262 千字

ISBN 978-7-01-009803-6 定价:26.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导 论	001
第一章 论胡塞尔的科学理念	036
第一节 论胡塞尔的科学的层级结构理论	036
第二节 胡塞尔关于科学的真理内涵思想	043
第三节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含义	062
第四节 胡塞尔对伽利略科学合理性思想的批判	084
第二章 论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理论	099
第一节 引言：胡塞尔的现象学——“危机”的哲学	099
第二节 “欧洲科学的危机”实质论	102
第三节 “欧洲科学的危机”根源论	115
第四节 “欧洲科学的危机”出路论	149
第三章 回返人性，重建科学之基	152
——胡塞尔的超越论现象学引论	
第一节 胡塞尔寻求正确的哲学理念为科学奠基的 努力	153
第二节 超越论现象学的一般特征	160
第三节 超越论现象学是欧洲哲学发展之目的 论指向	179



第四节 “主观性之谜”及其破解之途	205
第四章 由生活世界回返人性的通道	210
——论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	
第一节 引言:胡塞尔对通向超越论现象学道路的 探索	210
第二节 对胡塞尔提出生活世界理论的哲学动机的 分析	214
第三节 胡塞尔“生活世界”概念的含义	222
第四节 生活世界作为全部科学的基础	233
第五节 生活世界是进入超越论现象学的一个通道	248
第五章 从心理学回返人性的通道	273
——论胡塞尔对心理学的现象学改造	
第一节 心理学作为走向超越论现象学的一个通道的 含义	274
第二节 胡塞尔关于心理学与超越论哲学的关系 理论	280
第三节 胡塞尔对心理学的现象学批判	291
第四节 从心理学进入超越论现象学	307
补充:胡塞尔的现象学心理学引论	327
结束语	340
附录 I 胡塞尔科学哲学的本质特征	348
附录 II 现代科学批判:胡塞尔与海德格尔 之间的差异	361

参考文献	376
后 记	382

导 论

一、现象学科学哲学传统

本书的目标是对胡塞尔的科学哲学进行全面的阐述。在正式进入我探讨的主题之前,有一个问题似乎是不能回避的,即必须事先回答: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是否包含着一种人们可以称之为“科学哲学”的东西?而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又必须先从“科学哲学”概念的含义说起。

什么是科学哲学?

江天骥先生说过:“科学哲学历来是认识论的一部分”^①。当然,对科学进行认识论研究,不仅只有哲学家,还有科学家。十九世纪末以来有一大批科学家如马赫、彭加勒、爱因斯坦、薛定谔、W. 海森堡、N. 维纳、雅克·莫诺、冯·贝塔朗菲、I. 普里戈金……等等,他们都撰写了大量的关于科学的哲学著作。

^① 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 页。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认识论只是科学哲学的三个重要部分之一,其他还包括逻辑学和形而上学(见罗姆·哈瑞:《科学哲学导论》,邱仁宗译,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9 页)。



关于十九世纪末以来的这种新兴的现象,H. 赖欣巴哈曾称其为一种“新哲学”的兴起。他又把它叫做“科学哲学”。他说,这种新哲学是作为科学研究的副产品而开始的,即科学家在想要解答他那门科学的技术问题时看出,他自己不能直接得到一个解答,除非他先能回答某些更一般的哲学问题。因此,建立这种新哲学的人们从专业意义上说也很难算是哲学家。“他们是数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或心理学家。他们的哲学是企图找到在科学研究中碰到的一些问题的答案的结果,这些问题是到那时为止所使用的技术手段所不能解决的,因此要求对知识的基础和最后目的进行重新考察。”此外,这种新哲学还有一些特点,如它很少是得到仔细处理或解释明白的,它也未尝伸展到它们的建立者的特殊兴趣的范围以外,等等^①。

对于 H. 赖欣巴哈这里所描绘的新哲学,二十多年前,我曾对之进行过较系统的研究,当时我称其为“当代自然哲学”^②。直到现在,我依然还是坚持我的这个意见。事实上,这种情况遍布整个二十世纪的科学研究领域,包括一些专门科学的哲学研究,如物理学、数学哲学、化学哲学、医学哲学、地学哲学、生物哲学、认知科学哲学,等等。因此从广义上说,凡是关于科学的哲学反思,其中包括科学家对科学的哲学思考,都应当属于科学哲学(称其为“当代自然哲学”,或许更恰当些)。

还有一种情况,许多哲学家都将自己的哲学称为“科学”,所

^① 参见 H. 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商务印书馆 2004 年版,第 95—98 页。

^② 见雷德鹏:《当代自然哲学与理论自然科学的关系》,《自然辩证法研究》1993 年第 8 期。

谓“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这种意义上的科学哲学乃是欧洲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的传统。历史上,像莱布尼兹、康德、谢林、黑格尔等哲学家都希望他们自己的哲学“作为科学出现”,或者干脆就称之为“科学”,甚至“科学之科学”。这种情况在二十世纪的西方哲学中虽然少见了些,却也并未销声匿迹。

其实,人们谈得最多的是狭义上的科学哲学,即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的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当然,即使仅就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的科学哲学而言,从其应当研究的共同的基本问题中也一定会源源不断地派生出新的学派来。事实上,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学派林立,重要的学派有维也纳学派、逻辑经验主义、证伪主义、精致的证伪主义、新旧历史主义、科学实在论、反科学实在论、经验建构论,等等。通常上,人们认为这种意义上的科学哲学形成于十九世纪中期前后,到现在已经历了许多重大的变化,出现过众多的学派,它们大致上分别归属于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例如,美国当代科学哲学家范·弗拉森就是这样的。他说:“科学哲学的研究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其一,即所谓的基础研究,关心理论的内容和结构;其二,是一方面研究理论与世界的关系,另一方面又研究理论与其应用者之间的关系。”^①

那么,除此之外,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就没有别的重要学派或传统了吗?

一个学科的分支,或者,一个学派或传统是否属于某个学科的判断的标准就是看其理论与方法是不是解决这个学科的基本问题

^① 范·弗拉森:《科学的形象》,郑祥福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或主题。托马斯·库恩说,在科学中有学派,“即以不相容的观点来探讨同一主题”^①。那么,人们首先要问:作为一个学科的科学哲学的基本问题或主题究竟是什么?

江天骥先生曾说:“在一定的意义上,科学哲学的全部问题又基本上可以归结为科学合理性问题。科学合理性问题不仅仅是逻辑和方法论问题,它同哲学的其他领域有着密切的联系。”^②著名的英国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就曾经明确地把科学哲学定义为“科学合理性的理论”^③。当代英国科学哲学家牛顿—斯密斯(W. H. Newton - Smith)在他的《科学的合理性》一书中,把合理性(rationality)问题作为科学哲学的主题,并详细地考察了科学合理性图像的演变历史,尤其是批判地考察了波普、库恩、拉卡托斯、费耶阿本德等人的相关思想,认为应当摒弃那些强纲领(the strong programmes),提倡温和的理性主义(temperate rationalism)^④。

上述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两种传统正是围绕着“科学的合理性问题”(the problem of the rationality of science)的争论而产生的。第一种传统即“逻辑主义”,是将科学的合理性问题归结为科学的逻辑和方法论的问题;而第二种传统即“历史主义”,则提倡不仅从科学理论的内在结构,而且更重要的是将科学作为一种重要的

①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9页。

② 周超、朱志方:《逻辑、历史与社会——科学合理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序”,第1页。

③ 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译者的话”,第3页。

④ 参见 W. H. Newton - Smith. *The Rationality of Science* [M]. published by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London:1981.

社会历史现象,应该从价值、审美、宗教、心理等因素来探讨科学的合理性问题。当代美国科学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Putnam)指出,分析哲学的逻辑实证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历史主义)两股重要思潮正是从理解合理性本质的努力中产生的。它们是“关于合理性的两种构想”^①。张华夏先生在最新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科学哲学中,科学合理性问题的出现,主要来自以托马斯·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为首的科学哲学的历史学派对传统分析学派的科学观的挑战。库恩开出了‘历史—范式的进路’代替逻辑经验主义和证伪主义的‘逻辑—理论的进路’。”^②长期以来,国内科学哲学界所关注、评介的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大致上仅局限于上述两种传统,著述可谓层出不穷,浩如烟海!

事实上,我认为,除上述两种传统以外,在现代西方还存在着一一种重要的科学哲学传统,即现象学传统^③,从广义上,我们也可

① 参见普特南:《理性、真理与历史》,李小兵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页。

② 张华夏:《科学合理性的面面观》,《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9年第1期。

③ 或许称其为“现象学学派”(the school of phenomenology)较为妥当些。不过,使用这个词颇让我有些犹豫。因为海德格尔在他的《我进入现象学之路》(1963)一文中明确提出:从现象学的最本己的方面来说,它不是一个学派,而是一种不时地自我改变并因此持存着的思的可能性。之前即在1959年,《现象学运动》的作者赫伯特·施皮格伯格也同样反对这种提法。但这种提法在学术界也并非鲜见,例如我接着要论及的米切尔·达米特就是这样。我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指现象学有一个共同的组织建制(例如协会什么的),而是指现象学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和信念,并因此而区别于分析的哲学。现象学的精神和信念,就是“Zu den Sachen selbst!”用胡塞尔发表在《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第一卷(1913)上的声明(即现象学的宣言)中的话来说是这样的:“这些编者[即现象学家们——引者]并没有一个共同的体系。把他们联合起来的是这样一种共同的信念,即只有返回到直接的直观这个最初的来源,回到由最初的来源引出的对本质结构的洞

以称之为现代人本主义科学哲学。

这种传统的显著特点是对现代科学持尖锐的批判态度,着力于对科学的基础和本质进行分析和批判,因而尝试着通过重建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来重建科学的合理性。胡塞尔,作为现象学的奠基人,他同时也是这一传统的开创者。他曾满怀信心地说,借助于现象学的知识,“任何所考察的知识和科学之‘可能性’这一根本问题,将得到回答。”^②

所以,现代西方哲学中围绕科学的合理性问题争论而形成的重要格局,不只是两种,而是三种。如果按照当代英国分析哲学家米切尔·达米特(Michael Dummett)的观点,即分析哲学与现象学学派在思想根源上是相同的观点看,结论无疑就是这样的^③。不过,人们习惯于认为“逻辑主义”和“历史主义”都属于分析哲学内部的两个分支,因此,我们也可以说,现代西方哲学中围绕着科学的合理性问题的争论形成了两种重要的格局,即“分析的科学哲学”(the analytic philosophy of science)和“现象学的科学哲学”(the phenomenological philosophy of science),后者重要的代表人物除了胡塞尔外,还包括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现象学大师。按照 *Continent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2005) 一书的编者伽里·古廷(Gary Gutting)教授关于科学知识的三种态度的划分,现象学科学

察,我们才能运用伟大的哲学传统及其概念和问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直观地阐明这些概念,才能在直观的基础上重新陈述这些问题,因而最终至少在原则上解决这些问题。”(引自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王炳文、张金言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译者序,第4页。)

②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60页。

③ 迈克尔·达米特:《分析哲学的起源》,王路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序”,第2—3页。

哲学传统应当属于欧洲大陆科学哲学的康德主义的(或批判的)态度和本体论的(或形而上学的)态度^①。

胡塞尔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他所创立的现象学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西方哲学的发展。“他的学说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世纪的思想史地图。”^②胡塞尔毕生的哲学追求,始终关注着近代以来人类文明发展中出现的一个最重要的历史现象,即科学现象。但是,他的科学哲学思想却直到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以后,即由于人类面临的生存危机日益严重时,才越来越显示出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国内外悄然兴起了一股研究热潮,并大致形成了两种研究倾向:一种研究倾向着重于胡塞尔晚年的科学危机本质思想的研究,或将其与海德格尔的相关思想进行比较研究;另一种研究倾向着重于胡塞尔的科学哲学关系理论研究,将胡塞尔致力于现象学的努力理解为为一切科学重新奠基。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国内研究现象学的科学哲学热潮方兴未艾,大有推向高潮之势。近四年来已经召开了四届全国性的现象学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学术研讨会^③。虽然每次会议的规模都在三十人上下,但是层次很高,与会者主要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浙江大学等国内一流大学的学者,他们

① *Continent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C]. Edited by Gary Cutting.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 1.

② 泰奥多·德布尔:《胡塞尔思想的发展》,李河译,三联书店 1995 年版,第 10 页。

③ 首届在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07. 10),第二届在浙江大学(2008. 10),第三届在广西大学(2009. 11),第四届在内蒙古海拉尔(2010. 8)。



当中有国内知名的现象学和科技哲学研究专家,也有逻辑学家、艺术家和科学家。

的确,与其他科学哲学的传统相比,现象学传统风格迥异,显得很“另类”,独树一帜。胡塞尔作为这一传统的开创者,因此从他的科学哲学中,我们可以窥一斑而知全豹。

首先,胡塞尔的科学哲学不同于传统的“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胡塞尔是一位十分传统的哲学家,这是众所周知的。他像传统的哲学家那样经常称自己的现象学为“科学的哲学”(scientific philosophy),不仅如此,他甚至还走得更远,毕生致力于“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philosophy as a rigorous science)的理想。可见,胡塞尔不仅继承了欧洲哲学特别是德国哲学历来习惯于把哲学视为“科学”(Wissenschaft)的传统,并且还将这个传统推向了极端。然而真正说来,胡塞尔的现象学科学哲学区别于传统的“科学的哲学”不仅在于它的彻底性,更重要的,它是一种全新的哲学形态——现象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次,现象学传统首先并且主要是由欧洲大陆哲学家提出来的,大体上应当属于欧洲大陆哲学。因此,它也明显地区别于英美国家的“分析的科学哲学”。其中首要之点是对科学的态度。从总体上看,分析的科学哲学具有唯科学主义的倾向性(少数历史主义者如费耶阿本德除外),而现象学传统是科学批判主义。这是不争的事实。古廷(Gutting)就说,大陆科学哲学的显著特点是它的“对科学的批判立场”(the critical stance toward science)^①。

^① *Continent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C]. Edited by Gary Gutting.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 3.

从时间上看,胡塞尔现象学形成和发展经历了约四十年(1900—1938),这恰好是英美“分析的哲学”初步形成并开始走向鼎盛的时期。当时西方哲学中的这两大主流思潮就发生过激烈的交锋和论争。这是无法否定的历史事实。实际上,有一条隐蔽的线索贯穿于胡塞尔现象学发展的始终,那就是他对新旧实证主义科学观的现象学批判。从他的现象学开山之作《逻辑研究》(1900/1901)一直到他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1938)(此书尚未最终完成。以下简称《危机》),胡塞尔几乎一刻都没有停止过与分析哲学的实证主义的论争^①,在关于科学的哲学反思方面,表达了一种与英美分析哲学根本对立的立场和观点。哈贝马斯在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在哲学和科学之间进行抉择,结果便出现了一种分工,以确保哲学拥有自己的方法和对象领域。众所周知,这条路线是由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各自用不同的方式开创的。”^②

关于胡塞尔的科学哲学与英美科学哲学的区别,国外一些学

① 在这里我们可以简要回顾一下胡塞尔与分析哲学的论争过程:最先是在《逻辑研究》(1900/1901)中,胡塞尔就专门批判过作为分析哲学的前身的马赫主义(所谓第二代实证主义)。此后,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1910)著作中,胡塞尔称自然主义的实证主义将理性自然化是泛滥成灾的“洪水”。在《观念 I》(1913)中,胡塞尔驳斥了实证主义(或称“经验主义”)否认“观念”、“本质”、“本质认识”以及将科学等同于经验科学等错误倾向,认为它严重地阻碍了科学的进步。在二十年代的重要著作,如在《第一哲学》中,胡塞尔批评实证主义这种时髦理论让许多科学家深受其害。最后,也就是在他的最后一部重要著作即《危机》(1938)中,胡塞尔揭露了实证主义拒绝理性的错误行为,并严厉批评说:“实证主义可以说是将哲学的头颅砍去了”。关于胡塞尔对实证主义的批判,本书的第二章第二节还会作出较详细的论述。

② 哈贝马斯:《后形而上学思想》,曹卫东、付德根译,译林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6 页。

者已经进行过较深入的研究了。

例如,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哈利·里德(Harry P. Reeder)教授在他的《胡塞尔的现象学与当代科学》一文中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无疑是一种特殊的科学哲学,例如它对“eide”的现象学解释具有当代物理学尤其是量子力学和量子宇宙学的特征,因而与卡尔纳普(Carnap)和蒯因(Quine)等人的科学哲学具有明显的不同之处。“胡塞尔的‘科学哲学’具有二十世纪物理学的许多引人入胜的特点;而卡尔纳普和蒯因的‘科学哲学’似乎更适合于二十世纪以前的(pre-twentieth century)(经典的牛顿式的)物理学。”^①里德(Reeder)甚至还认为,“胡塞尔哲学(尤其是他晚年在《危机》中的哲学)的一个中心特征是他的引人瞩目的对于传统的二元论问题的后现代分析。”^②又说:“胡塞尔对真理和客观性的分析导致了与任何近代哲学传统都很不一样的结果。胡塞尔在‘主观性’和‘客观性’领域及其问题上突破了传统的分析,这使得他接受了一种无疑的是后现代的知识论洞见。的确,在他的后期著作《危机》中,胡塞尔引入了生活世界(Lebenswelt)的概念,在一定意义上是对科学家作为‘中立的观察者’和‘真理的守护者’等传统科学观念的挑战。”^③

① Harry P. Reeder. *Husserl's Phenomenology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 collected in *Husserl in Contemporary Context* [C], edited by Burt C. Hopkins, L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London; 1997, p. 211.

② Harry P. Reeder. *Husserl's Phenomenology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 collected in *Husserl in Contemporary Context* [C], edited by Burt C. Hopkins, L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London; 1997, p. 212.

③ Harry P. Reeder. *Husserl's Phenomenology and Contemporary Science*, collected in *Husserl in Contemporary Context* [C], edited by Burt C. Hopkins, L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London; 1997, p. 213.

又如,美国圣约瑟州立大学(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的理查德·梯斯兹(Richard Tieszen)教授认为,大陆科学哲学区别于英美分析的科学哲学的地方在于:后者更倾向于关注科学事业的内在问题,像科学的历史维度就被忽视了或被贬低了;相反地,前者,尤其是胡塞尔的科学哲学却开启了许多包含在更广泛的社会、政治的、历史的和伦理的科学技术维度中的问题,同时我们还可以将胡塞尔哲学解读为为分析的科学哲学的科学主义提供了某种矫正,——例如分析的科学哲学认为只有实证的科学才满足知识、理解和真理,而胡塞尔则矫正了这种片面观点^①。

德国科隆大学(Cologne University)的伊利莎白·斯图吕克(Elisabeth Ströker)教授(著名的胡塞尔现象学研究专家,科隆大学胡塞尔档案馆馆长)则明确指出,能否清楚地看到胡塞尔本人并不将知识的观念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这个事实,对于正确理解他的科学哲学是决定性的。她说:“这一点将他的哲学与实证主义、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的自然主义从原则上区别开来了。”因为实证主义、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的自然主义的知识概念唯一地来自于实证的科学,从而完全否定任何其他科学知识的可能性。“不仅如此,并且实证主义和它的现代发展形态即逻辑经验主义还将科学哲学仅仅限制在方法论,也就是说,限制在对自然科学的术语、命题和程序的逻辑澄清和描述上。而胡塞尔的现象学,就其对科学的思考而言,它不只是某种方法论的东西,甚至是完全不同

^① Richard Tieszen. Science as a Triumph of the Human Spirit and Science in Crisis: Husserl and the Fortune of Reason, collected in *Continental Philosophy of Science* [C]. Edited by Gary Gutting.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p. 110-111.